

读书，
让你更有力量

全民阅读



【书摘】

李光耀观天下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去世后，外界对他以及新加坡模式的关注并未降低。他生前亲笔著作《李光耀观天下》一书即将问世，这本书记录了李光耀对世界以及在可预见的未来各股力量相互角力的看法。本报经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摘录书中精彩章节。

邓小平是我见过的印象最深的领导人

自从我在 1976 年首次访华后，我总会定期去访问，如有可能每年去一次。从毛到胡，现在是习，我已会见了中国所有的最高级领导人。毛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使中国站了起来。1949 年他站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是伟大的。他是一位游击战大师，以灵活的军事行动打败了国民党，统一了中国。但他是要让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人物吗？如果他还活着，或者他直接的接班人、继承他思想的华国锋继续执政，中国将会走苏联的道路。我只是在毛的事业末期有机会见到他，不是在他的巅峰时期。当时一位女士先将他带有湖南口音的话解释给一名翻译员听，再由翻译员翻译成英语。我只看到了一位传奇人物的影子。

中国幸亏有了邓小平，扭转了国家发展的方向。1978 年他在访问曼谷和吉隆坡后，来到新加坡。他希望我们一起阻止越南进攻柬埔寨，如果越南进攻柬埔寨，就挫败它。我认为那次访问使他开了眼界。他原本预料将看到三个落后的首都，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是穷国。然而，他看到的三个首都全都超越了当时中国任何一座城市。他在新加坡访问了大约四天。当他的专机在机场关闭机舱门时，我对同僚说：“那些向他介绍情况的人要倒霉了，因为他看到的新加坡跟他们所介绍的完全不同。”给他介绍情况的一定是来自这里的共产党同情者，那是带偏见的介绍。

他在晚宴上向我祝贺，我问他祝贺什么。他说：“你们有一座美丽的城市，一座花园城

市。”我向他表示感谢，但补充道：“你们完全可以做得比我们更好，因为我们是 中国南方没有土地的农民后代。你们有学者，有科学家，有专家。你们将比我们做得更好。”他没有回答我，只是用锐利的目光看着我，随后继续转向另一个话题。那是在 1978 年。

1992 年邓小平南下广东，在著名的“南巡”中，敦促领导层继续改革开放。他说：“向世界学习，特别要向新加坡学习，要做得比他们更好。”我对自己说：“噢，他没有忘记我对他说的话。”事实上，他们是可以做得比我们更好。

邓在新加坡看到，一个没有天然资源的小岛通过引进外国资本、管理、技术，能够给人民创造美好的生活。他返回中国后说服人民需要向世界开放经济。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始兴旺的时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头去。

我亲眼看到中国戏剧性的变化。实体建设已将基础设施很差、破旧的城市，建成具有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机场的城市。你可以去访问大连、上海、北京、广东或深圳，它们现在可以与香港或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城市媲美。中国人是伟大的建设者和能工巧匠，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压抑自己这么久以致损害自己的利益。

邓使中国进入了一个不同的轨道，他的功绩值得称颂。在他提出开放时，许多老一代领导人表示反对。但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不管这些人怎么说，坚持并实现了自己的主张。没有他，不可能发生这么大的转折，因为唯有他经历过长征，在资历上超过所有怀疑者。他虽然身材矮小，却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毋庸置疑，他是我所见过的印象最

深的国际领导人。

人口问题让日本走向平庸

日本眼前最严峻的挑战是人口问题。它的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生育率也达不到人口替代水平。其他如经济停滞不前及政治领导班底虚弱等问题，相比之下是小巫见大巫。日本若不解决人口问题，前景将非常黯淡。

摆在眼前的，是发人深省的数据。日本女性的生育率为 1.39，远低于 2.1 的人口替代水平。1950 年，日本每名年长者由 10 名劳动者供养，随着生育率下降，这个数字近年来却减少至 2.8 人。这样的趋势预计还会持续——到了 2022 年，将进一步减少到 2 人，2060 年则可能降至 1.3 人。届时，日本的年轻工人或许再也无法承受负担而选择离开。日本人口在战后的 65 年间从 7200 万人增至 1 亿 2800 万人，却在过去三年不断下降，目前为 1 亿 2750 万人，随之而来的必定是经济萎缩。

新加坡也面临低生育率问题，情况和日本没什么不同。但其中有一个关键的差别：新加坡引进移民，稍微减缓了这个问题，而日本却对接纳外国移民极为抗拒。由于保持种族纯洁性的观念是那么根深蒂固，日本人从未尝试公开讨论其他选择。无论是对日本公众还是政治精英而言，一个多元种族的日本都是无法想象的。

日本已经历了两个“失落的 10 年”，眼前又进入第三个。1960 年至 1990 年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为 6.2%。日本人民从战后的废墟中重新振作起来，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把国家建立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日本商人在西方国家积极抢购房地产时，有



分析师一度惊慌警告，日本企业大集团将在经济放缓的发达世界称雄。这和今天一些人对中国的看法没有什么不同。然而，日本的资产泡沫在 1991 年破裂，经济从此长期陷入低迷。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自 1991 年以后便只有微不足道的 1%。在我落笔之际，日本又迎来了第三个令人沮丧的 10 年。除非日本能尽快采取果断行动解决人口问题，否则无论政治或经济政策如何改变，都无法让它恢复一丝战后的活力。

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决定了人民的命运。人口萎缩意味着国家的力量正在减弱。年长者不会想要换掉他们的汽车和电视机，他们不会购买新的西装或高尔夫球杆。他们已拥有所需要的一切，并几乎不到高级餐馆用餐。为此，我对日本的未来感到十分悲观。不出 10 年，它的国内消费就会开始下降，而这个趋势或许无法逆转。这也部分说明为何日本政府 在反复推出经济刺激配套后，仍没有见到太大的效果。

我一度相信日本人在看清事情的严重性后，就会从人口问题的迷思中觉醒。毕竟，一个国家如何能眼巴巴看着邻国越发强大而自己不断衰弱，却还坐视不理？然而，随着一年又一年过去，他们始终毫无动静。较有可能的是，这个国家正在走向平庸。诚然，处于中层阶级的日本人在此后的许多年，仍然能过着舒适的生活。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日本并没有累积巨额外债。它也走在科技的尖端，而人民的教育水平也高。但日本人终究无法逃避他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摘自《李光耀观天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5 月版，有删节）



【书单】

送给孩子的图书礼物



【历史类】

《上下五千年》
林汉达 等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适读年龄：7—12 岁

这是一套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历史启蒙书，用一个个小故事将中国历史上风云变幻的重大事件展现出来，让小读者在倾听历史回声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历史。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
陈卫平 著
新世界出版社
适读年龄：7—14 岁

这套书畅销台湾三十年，希望在孩子记忆力最好的时候，在他们头脑里建立起中国历史的脉络，形成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与知识体系的构架。

【科普类】

《神奇校车(图画书版)》
[美]乔安娜柯尔 著
[美]布鲁斯·迪根/图
贵州人民出版社
适读年龄：3—10 岁

《神奇校车》是一套将奇特想象和抽象的科学知识完美融合的科普绘本，在一次次不可思议的神奇之旅中，孩子们体验原理，学会操作、懂得思考、爱上科学。

《地图(人文版)》
[波]亚历山德拉·米热林斯卡丹尼尔·米热林斯基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适读年龄：4—18 岁

这是一本不寻常的地图，绘本式地呈现了边界、城市、河流、险峰，呈现了有代表性的动物、植物、历史、人文名胜、文化事件和很多与当地有关的奇妙趣闻，是儿童认识地球和世界的工具性绘本。

【文学类】

《西顿动物记》
[加]西顿 著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适读年龄：6—12 岁

本套图书根据《西顿动物记》改编而成，孩子们从故事中可以更深入地了解野生动物的内心世界，体会动物之间、动物与人类之间丰富的情感，并从中感受到自然界的趣味以及生命的真谛，自然而然地学会尊重别人、珍惜生命。

【励志类】

《刘墉给孩子的成长书》
刘墉 著
接力出版社
适读年龄：8—14 岁

本系列图书从刘墉先生作品中分主题精选适合孩子阅读的篇目，涵盖学习、写作、口才、交友、处世、挫折、情感等多方面内容，帮孩子解决成长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游戏类】

《斯凯瑞金色童书》
[美]斯凯瑞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适读年龄：3—6 岁

这套游戏书以善良可爱的动物形象来模拟人类的行为，向孩子揭示日常生活的秘密。书中丰富的信息量、精心设计的微小细节以及故事中的游戏性和天马行空般的想象，会引导孩子长时间地投入观察和阅读，培养他们的观察力和想象力。



【新书秀场】

《纵谈梨园春秋》
万伯翱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作者以多视角为读者奉献了一部中国百年京剧史，犹如一部连续剧再现梨园故事。内容包含百年梨园的方方面面，既有名伶孟小冬、言慧珠、袁世海、李少春、云燕铭，又有开国领袖毛泽东、周恩来与戏剧的情缘和趣闻轶事，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在作者笔下生动、朴实、栩栩如生。

《让中华文化照耀现代家庭》
盛产荣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着眼于当代中国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现实困惑，努力透析其深层原因，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家庭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和智慧来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

《纯棉时代·亲爱》书系
赵婕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本书系包括三本丛书《纯棉母亲》《立木与宝猪》《四周的亲爱》，属亲子实用教育读物、纪实性人文教育随笔，记述了一个年轻母亲对孩子成长每一步的呵护和观察，对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反思，对婚姻价值的审视，既是孩子的成长日志，又是母亲对自身角色的思考。



【著作者说】

守住“乡村”筋骨肉 传承“记忆”精气神

□王中

当年我失学返乡的时候，管辖老家几个小村庄的支部书记是个女的，她最烦有人在劳动的间隙时间看书。一次，她看我破棉袄里又揣了本书，便问：“什么书？”“《史记》。”“到死也记着？”我无言了，只恨自己“史”“死”不分，口齿不清。不过，她倒让我明白了：到死也不会忘记的东西，就应该叫“史记”。不知司马迁有没有想到这层意思。

我七十五年前生人，十五年前退休养老。起初我对“养老”的歪解是“仰老”，就是仰在床上一天天地老去。待“仰”了一阵子以后，就仰不住了，总感觉打自己记事起记住的东西，也该让子子孙孙接着往下记住。比如我老家方圆百八十里的乡亲们年年都祭拜鲁班；比如台儿庄大战前日本鬼子血洗

了我的邻村北沙河；比如我祖上的晚清翰林王东槐，一辈子爱吃“窝边草”，每次回家探亲都把山东从上至下的贪官拉一溜清单回朝奏本；再比如生活极为困难的时候，母亲们把土豆当成“豆奶”，才养活了自己的孩子。

如此多的“比如”，激励了我和我的乡亲们一起，把国耻做成了“纪念”，有了北沙河惨案纪念馆；把传说做成了“遗产”，有了鲁班纪念馆；把乡贤当做镜子，有了帝师王东槐纪念馆；把土豆种成了品牌，有了土豆文化馆。而今，又把“山水田园、乡情乡愁”做成了这本名为《乡村记忆》的乡土教材。

乡村是什么，是炎黄子孙的老窝故土，血脉源头；记忆是什么，是我们赖以长大成人的乳汁食粮、密码宝

